

江苏无锡胥山湾晚唐吴氏墓葬发掘简报

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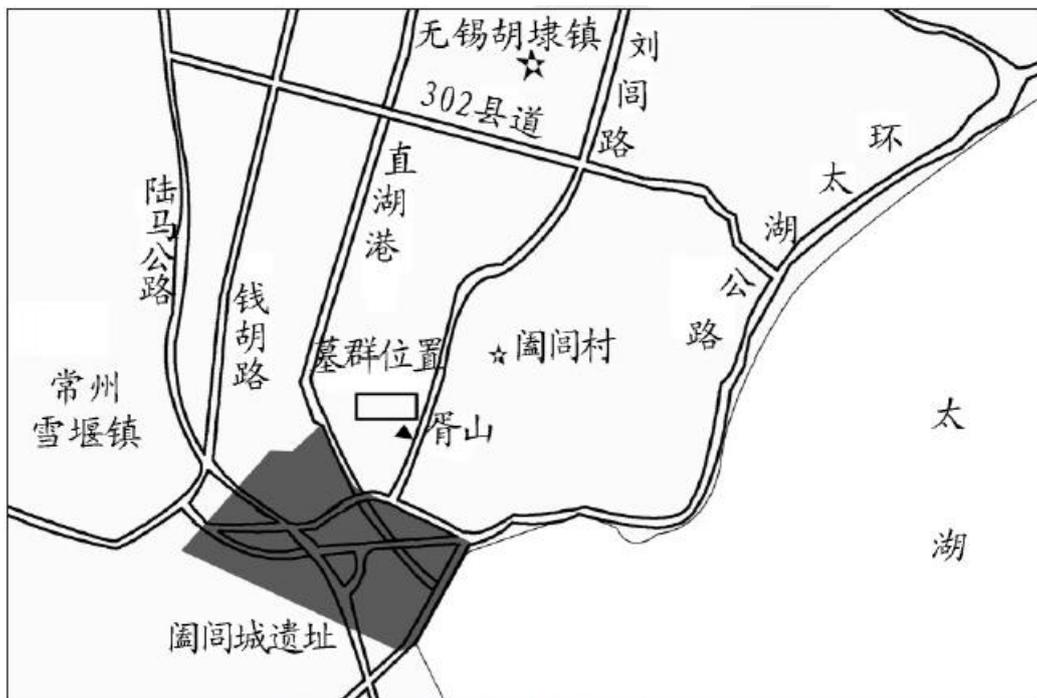
【内容提要】：2012—2013年，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调查、发掘了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阖闾村的胥山湾晚唐吴氏家族墓群。同期发掘的吴氏家族墓共8座，均为船形砖室墓，保存基本完好。墓中出土有陶瓷器、钱币、带有“吴墓”铭文的墓砖和有明确纪年的墓志。这批船形墓的形制特殊，且有明确的纪年，可以为船形砖室墓的分期标准提供新的佐证；同时将吴氏家族回迁至无锡的历史从南宋提前到了晚唐，对于研究吴氏家族迁徙历史和唐代吴姓郡望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胥山湾墓群 晚唐 船形砖室墓 吴氏家族墓地

【中图分类号】：K871.43；K878.8 **【文献标识码】：**A

一、墓葬概况

无锡胥山湾晚唐吴氏家族墓群位于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阖闾村内，分布在胥山北坡，西南是阖闾城遗址，东南是太湖（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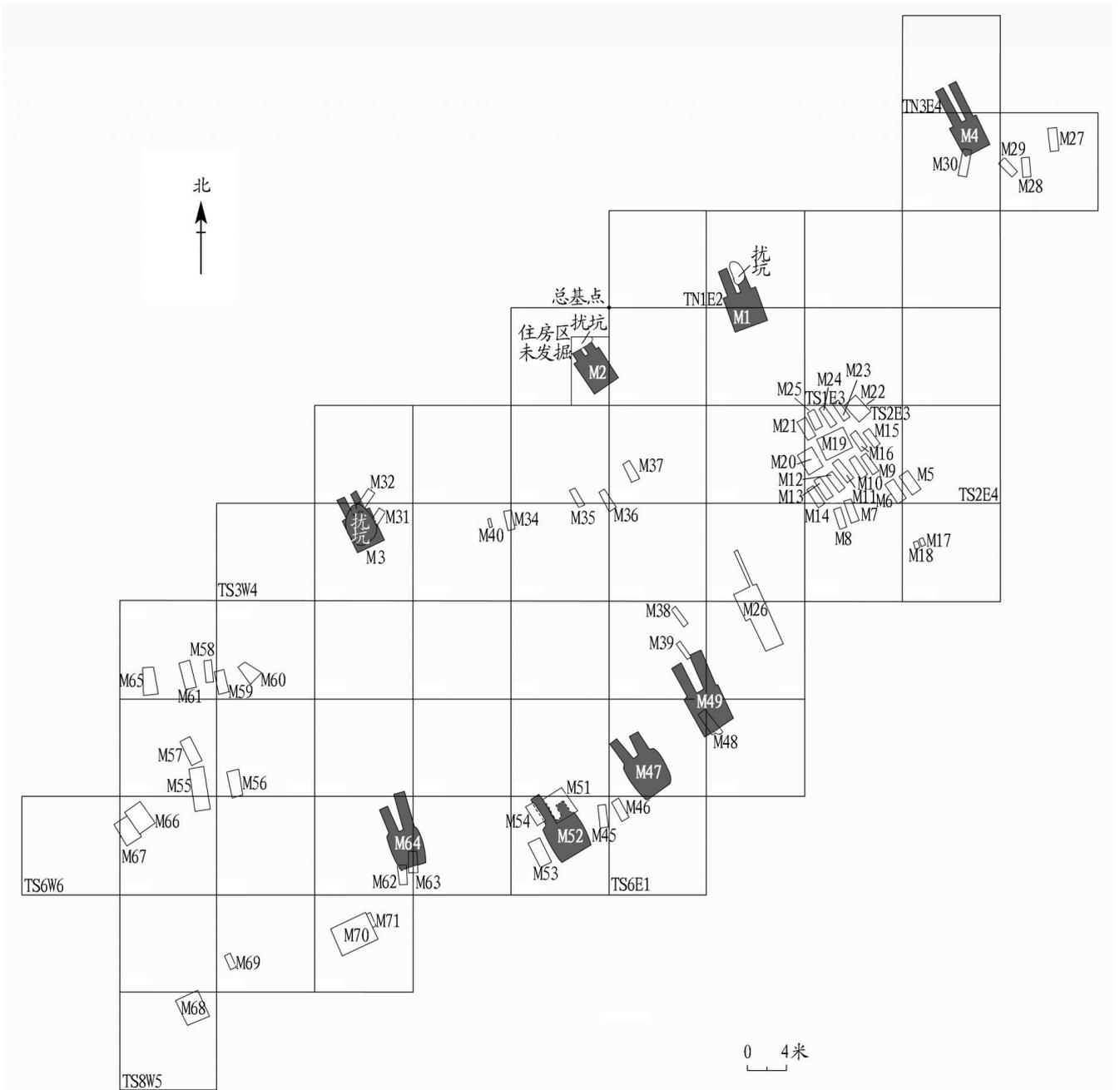


图一// 胥山湾墓群位置示意图

2012年，为建设文化教育基地，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对建设范围进行调查勘探，在勘探中发现了新石器时期遗址和六朝、唐宋墓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对该地区内的遗址和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发

掘面积 5000 多平方米，发掘工作一直延续到 2013 年底，发现了晚唐时期的船形砖室墓 8 座，以及六朝、宋、明清各时期墓葬 68 座，出土有盘口壶、鸡首壶、瓷碗、韩瓶、铜钱、铜镜等一百多件（组）。其中发掘的船形砖室墓为当地的吴氏家族墓葬，出土有青瓷碗、瓷盏、陶罐、执壶、墓志、钱币等，还出土了带有“吴墓”铭文的墓砖和有明确纪年的墓志。现将这批晚唐墓葬的发掘情况介绍如下。

晚唐墓葬共有 8 座，编号为 M1—M4、M47、M49、M52、M64，位于发掘区的中北部，皆西北向，呈两排线状分布，从东北往西南方向，北侧一排是 M4、M1、M2、M3，靠南一排是 M49、M47、M52，M64 在 M52 西侧（图二）。墓向基本一致，为西北方向，330° 左右。均是开口于②层下，相互间没有打破关系，个别墓葬被宋代墓葬打破。墓葬均遭盗扰，大部墓顶和部分墓壁已坍塌，均未发现墓主骨架及棺具，有的可见少量腐朽的棺钉痕迹。其中 M1、M2、M49、M64 出土有正方形的砖质墓志，据墓志可知墓主人属于当地的吴氏家族。除 M1、M2 外，其余墓室内均发现刻有铭文“吴墓”二字的墓砖（彩插七：2）。从墓砖“吴墓”铭文和墓志来看，这 8 座墓应该都是吴氏家族的墓葬。



图二// 发掘区1区总平面图及晚唐吴氏墓葬(阴影)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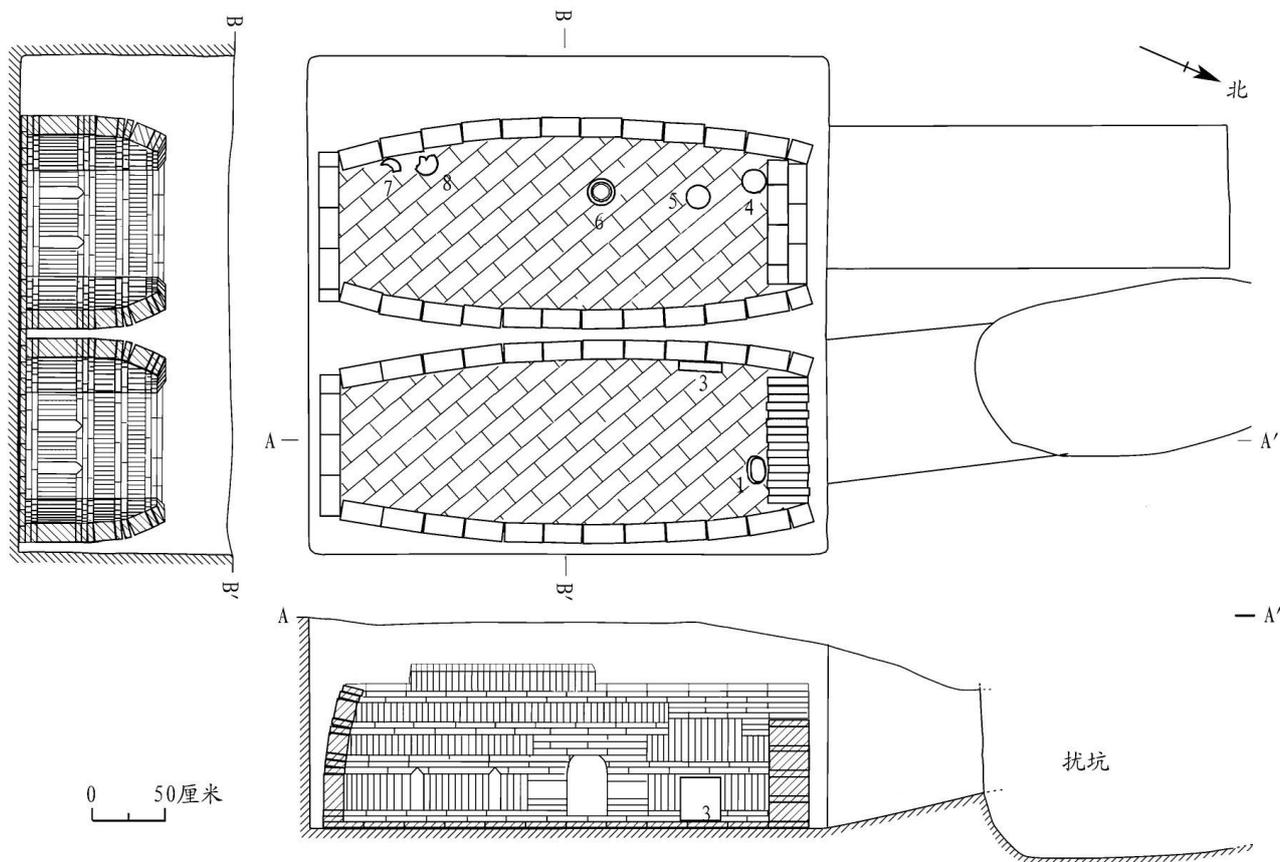
2.M52的莲花纹砖和“吴墓”铭文砖

二、墓葬形制

墓葬都是带双斜坡墓道的同墓圻左右并列双室船形砖室墓，带墓道长近 10 米。同墓圻中每个墓室皆由墓道、砖砌墓室及封门三部分组成，构筑方式基本一致，除共用一层铺地砖外，其余均独立砌筑，墓顶外形几乎就是一艘倒扣的船的形状。现选取 M1、M2、M49 介绍如下。

1. M1

方向 340°。残墓口距地表 60~70 厘米（图三）。墓道位于墓室北端，两条墓道东西并列，西墓道开口平面长 278、宽 100 厘米，直壁，底呈斜坡状，坡度 17°，最深处与墓底平，深 130 厘米。东侧的墓道破坏严重，开口残长 120、宽 100 厘米，直壁，底呈斜坡状，坡度 14°，最深处也与墓底平，深 130 厘米。



图三// M1平、剖面图

1.器盖 2.腰带残片(散于填土中) 3.墓志 4、5.瓷碗 6.陶罐 7、8.漆器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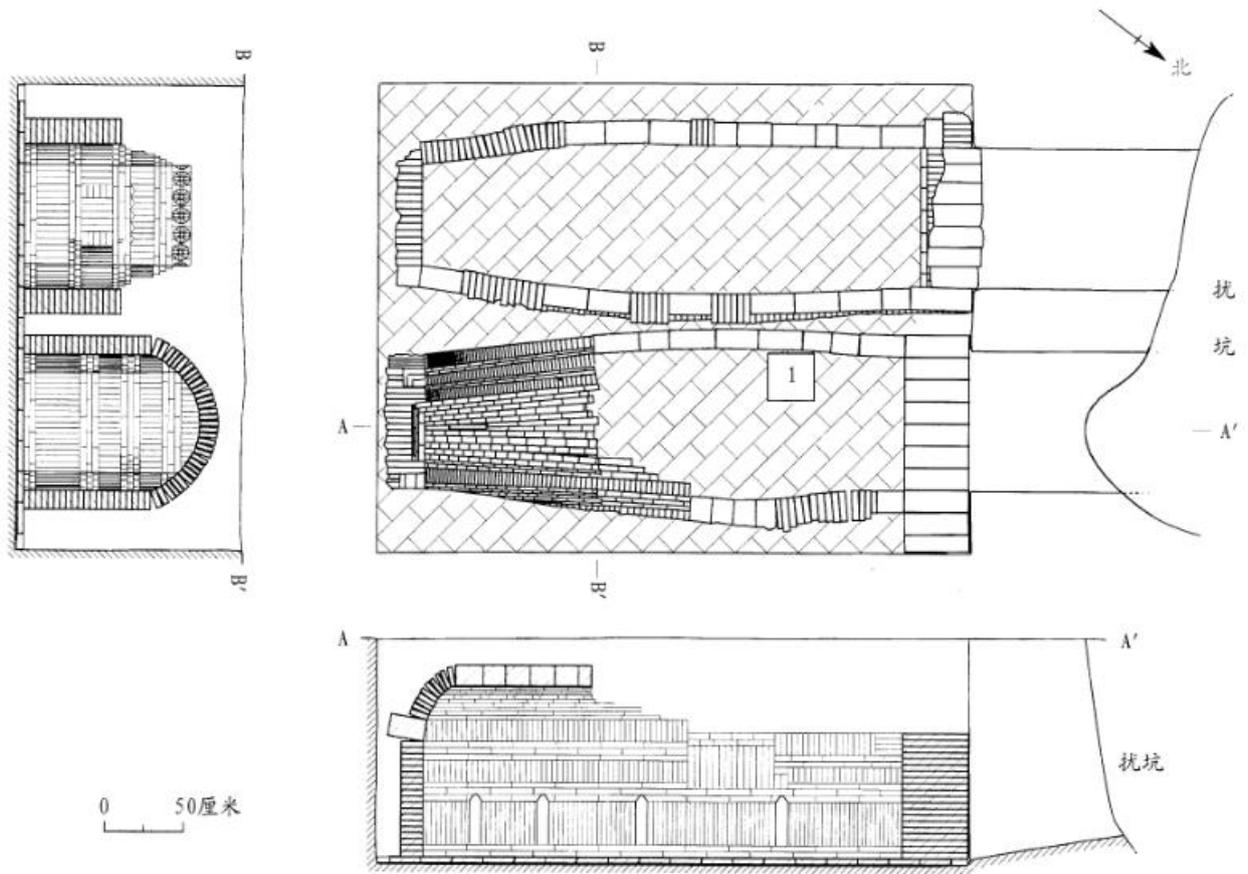
封门位于墓室的北端，东墓室封门砖残高72厘米，残存8层砖，西墓室封门砖残高74厘米，残存11层砖，以“二顺一丁”或“三顺一丁”法砌筑。

东西相列的两个墓室建于同一层铺地砖上，两者砌筑方式与结构基本相同，两室间距8厘米，西墓室东壁及东墓室西壁中间偏北处均留砌一拱形洞相连通，洞宽30、高44厘米。西墓室内长300、南端宽76、北端宽98、中间最宽处121厘米，东墓室内长300、南端宽75、北端宽101、中间最宽处117厘米。两墓室的东、西壁均向外凸出呈弧形，墓室内部的底部平面呈船形。墓内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土质稍硬，包含褐色小土块。墓壁的砌筑方式为1、2层平放顺砌，3层为立砖竖放，4层以上“三顺一丁”或“二顺一丁”。墓室的两壁及后壁均有直棖假窗。墓室用砖规格：28×14—4厘米，部分墓砖尺寸略有差别。墓室顶部已坍塌或被破坏，现已不存，原状与M2等对比可能为船形。

墓坑底部遍铺青砖为墓室铺底，铺砌方式为平铺斜放，错缝相对。

2. M2

方向335°。残墓口距地表60~70厘米(图四；彩插七：1)。



图四// M2平、剖面图
1.墓志



1.M2(东—西)

墓道位于墓室北端，两条墓道东西并列，被近现代扰坑打破，北段不存。两墓道均宽 90 厘米，坡度 20° ，最深处与墓底平，深 90 厘米。

封门位于墓室的北端，东墓室封门砖残高 80、宽 140 厘米。西墓室残高 34、宽 114 厘米，以“二顺一丁”法砌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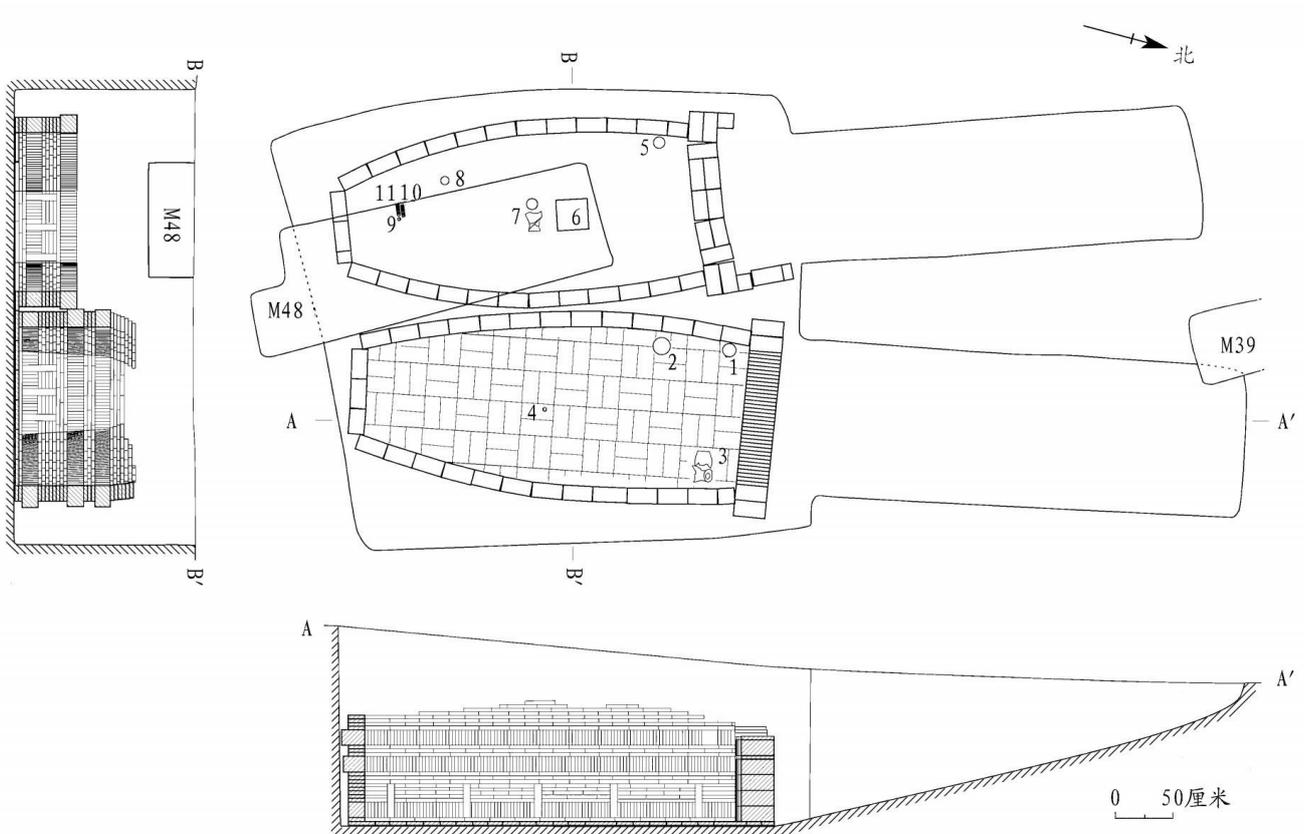
东西相列的两个墓室建于同一层铺地砖上，两者砌筑方式与结构基本相同，两室间距 8 厘米，西墓室东壁及东墓室西壁中间处均留砌一拱形洞相连通，拱形洞宽 28、高 40 厘米。西墓室内长 324、南端宽 64、北端宽 86、中间最宽处 96 厘米，东墓室内长 310、南端宽 64、北端宽 86、中间最宽处 100 厘米。两墓室的东、西壁均向外凸出呈弧形，墓室内部的底部平面形成船形。墓内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土质稍硬，包含褐色小土块。墓壁的砌筑方式与 M1 同。墓室内南壁与东西壁最上一排丁砖，墓室方向饰莲花纹砖雕，每两块砖组成一个完整的莲花纹。这排砖的尺寸较其他墓砖要短约 6 厘米。墓室的两壁均有直棊假窗。墓室用砖规格：28×14—4 厘米，部分墓砖尺寸略有差别。

东墓室南部残存船形墓顶，长约 110 厘米，其余部分已坍塌或被破坏，墓壁用楔形砖砌到一定高度起券，首先是两组“三顺一丁”砌筑，之上再错缝叠砌。墓顶是一种变形的“四隅券进”式穹窿顶，从横截面看，中部近似弧形券顶，近墓南壁则弧形变尖，似船头尾状。西墓室顶部已坍塌或被破坏，现已不存，原状可能为船形。

墓坑底部遍铺青砖为墓室铺底，铺砌方式为平铺斜放，错缝相对。

3. M49

该墓位于南排的最东侧，形制与 M1 类似，被 M39、M48 打破，方向 342°。残墓口距地表 145 厘米（图五）。



图五// M49平、剖面图

1、5.瓷盖 2.瓷碗 3.盘口壶 4、9.铜钱 6.墓志 7.陶罐 8.瓷盂 10、11.玉饰件

墓道构筑方式与M1类似，近封门处有较多碎石块，应该是后期盗扰时留下。东墓道开口平面长390、宽134厘米，坡度16°，最深处与墓底平，为110厘米。西墓道开口平面长344、宽116厘米，坡度18°，最深处与墓底平，为122厘米。两墓道方向有所偏差，下葬时间应相差较大。

封门位于墓室的北端，东墓室封门砖残高82、宽124厘米，残存8层砖，下4层横放竖砌，第5层平放顺砌，之上为“二顺一丁”砌筑，留有少量券顶砖。西墓室封门砖残高12、宽132厘米，残存2层砖，平放顺砌。

东西相列的两个墓室相距5厘米，墓顶已不存。两墓室均长324厘米，东墓室南端宽78、北端宽124、中间最宽处140厘米；西墓室南端宽66、北端宽120、中间最宽处138厘米。两墓室的墓内底部平面形状呈“船形”。墓内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土质稍硬，包含褐色小土块，有莲花纹砖的残片和碎石块。墓壁的砌筑方式东墓室第1层顺砖，第2层为丁砖，3—9为顺砖，再往上为“三顺一丁”砌筑。西墓室第1、2层为顺砖，3层为丁砖，4—8层为顺砖，之上是“三顺一丁”砌筑。在两墓室内壁的东、南、西三壁均有方形壁龛。墓室用砖规格基本为28×14—4厘米，部分墓砖尺寸略有差别，墓室内第3层部分丁砖的一端刻有“吴墓”二字。

东墓室底部遍铺青砖，两横两竖排列。西墓室铺地砖被破坏殆尽。从墓室底部痕迹看，墓志放于西墓室内，墓志的位置应该没有铺地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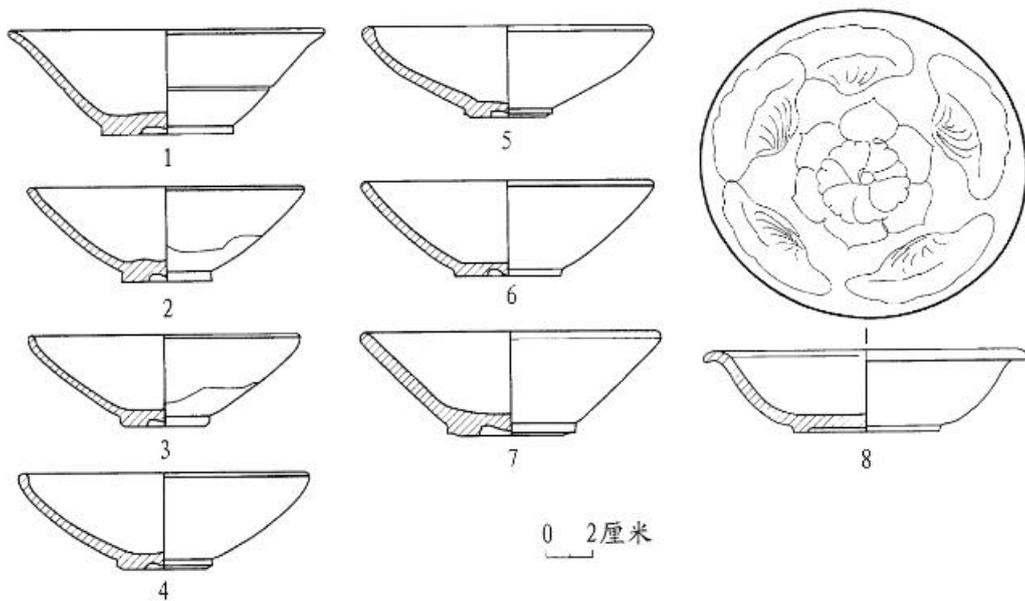
三、出土遗物

8座墓葬均盗扰严重。M47没有遗物出土，其余7座墓葬共出土44件（组）器物。随葬品有青瓷碗、瓷盂、陶壶、墓志、钱币等。从出土位置看，两个墓室都有遗物出土，但经过盗扰，具体位置不明。器物组合多以碗、罐、盂和钱币为主。除M1、M2外，墓室内均有“吴墓”铭文的墓砖。现介绍如下。

1. 陶瓷器

青瓷碗共8件。根据器物口沿、腹部和纹饰的差别可分为三型。

A型1件。敞口窄沿。M1：4，圆唇，斜直腹，玉璧底，腹部饰一圈凹弦纹，内壁满施青釉，外壁施青釉不及底。口径14、底径5.8、通高4.6厘米（图六：1；彩插八：1）。



图六// 出土青瓷碗

1.A型(M1:4) 2-6.Ba型(M1:5、M2:3、M2:4、M4:1、M52:6) 7.Bb型(M4:2)
8.C型(M49:2)



1.A型青瓷碗(M1:4)

B 型 6 件。敞口无沿。根据口部和腹部的差别可分为二亚型。

Ba 型 5 件。口沿部略内敛，斜弧腹，玉璧底。M1:5，圆唇，内壁满施青釉、外壁施半釉。内壁上部饰半圈凹弦纹，口部釉脱落严重。口径 12.2、底径 4、通高 4.2 厘米（图六：2；彩插八：2）。M2:3，圆唇，内壁满施青釉、外壁施半釉。口径 12、底径 3.8、通高 4 厘米（图六：3）。M2:4，圆唇，内壁满施青釉、外壁施半釉。口径 12.8、底径 4.2、通高 4.6 厘米（图六：4；彩插八：3）。M4:1，圆唇，内壁满施青釉、外壁施半釉。口径 12.8、底径 3.6、通高 4 厘米（图六：5）。M52:6，圆唇，内壁满施青釉。釉脱落严重，釉下灰白色胎。口径 12.6、底径 4.6、通高 4.2 厘米（图六：6）。



2.Ba型青瓷碗(M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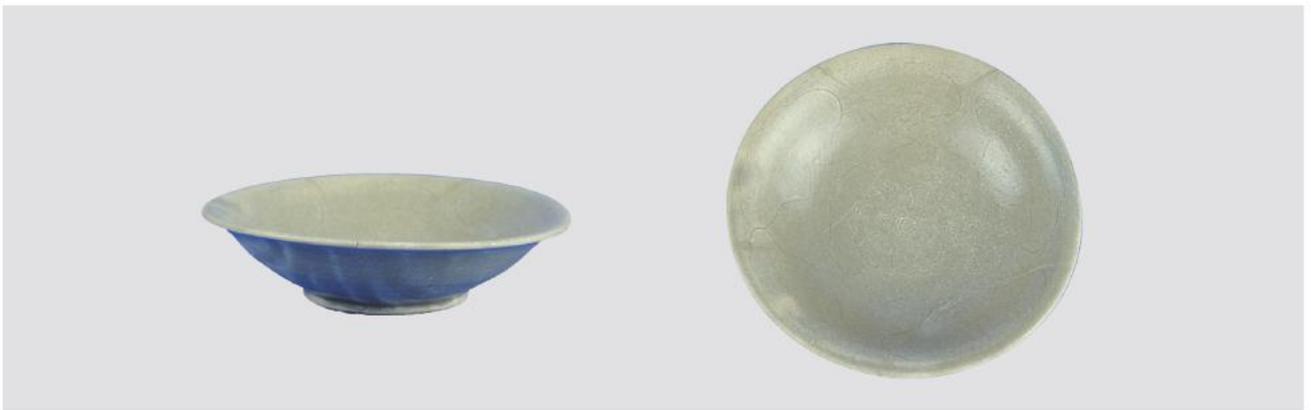
3.Ba型青瓷碗(M2:4)

Bb 型 1 件。圆唇，直腹。M4：2，内壁满施青釉、外壁施釉不及底，玉璧底。口径 13.2、底径 5.6、通高 4.6 厘米（图六：7；彩插八：4）。



4.Bb型青瓷碗(M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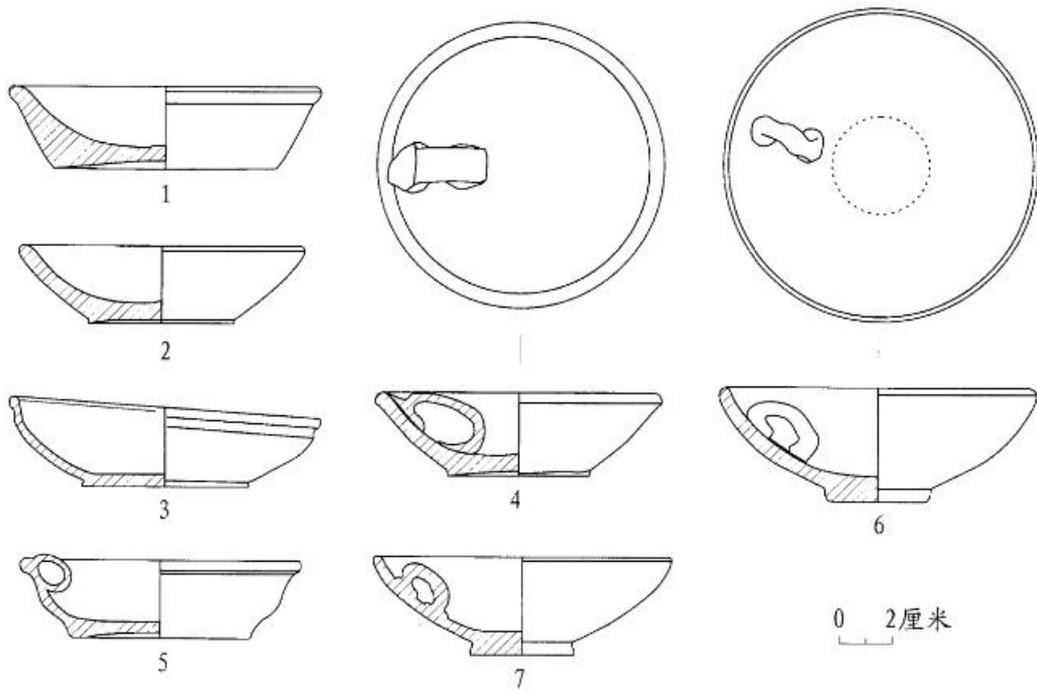
C 型 1 件。敞口，沿外撇，碗内有纹饰。M49：2，圆唇，斜弧腹，矮圈足，内壁底部刻划莲花纹，四周刻划 5 片荷叶纹，通体施青釉。口径 13.4、底径 6.2、通高 3.6 厘米（图六：8；彩插八：5）。



5.C型青瓷碗(M49:2)

青瓷钵 3 件。根据底部不同可分为二型。

A 型 2 件。敞口，圆唇，斜直腹，平底内凹。M3：1，唇部略外撇，内壁满施青釉，器表施半釉。口径 12、底径 8.5、通高 3.2 厘米（图七：1；彩插九：1）。M3：3，斜直腹略弧，内壁满施青釉，器表施半釉，釉脱落严重。口径 11、底径 5.6、通高 3 厘米（图七：2）。



图七// 出土瓷钵、灯盏

1、2.A型钵(M3:1、M3:3) 3.B型钵(M64:1) 4、5.A型灯盏(M3:4、M49:1)
6、7.B型灯盏(M49:5、M52:4)



1.A型青瓷钵(M3:1)

B型1件。饼足。M64:1, 敞口(呈倾斜状), 圆唇, 唇部下方有一道凹弦纹, 下腹部略弧, 内壁满施青釉, 外壁施半釉, 内壁底部有四个支钉痕。口径12、底径6.4、通高2.7~3.5厘米(图七:3; 彩插九: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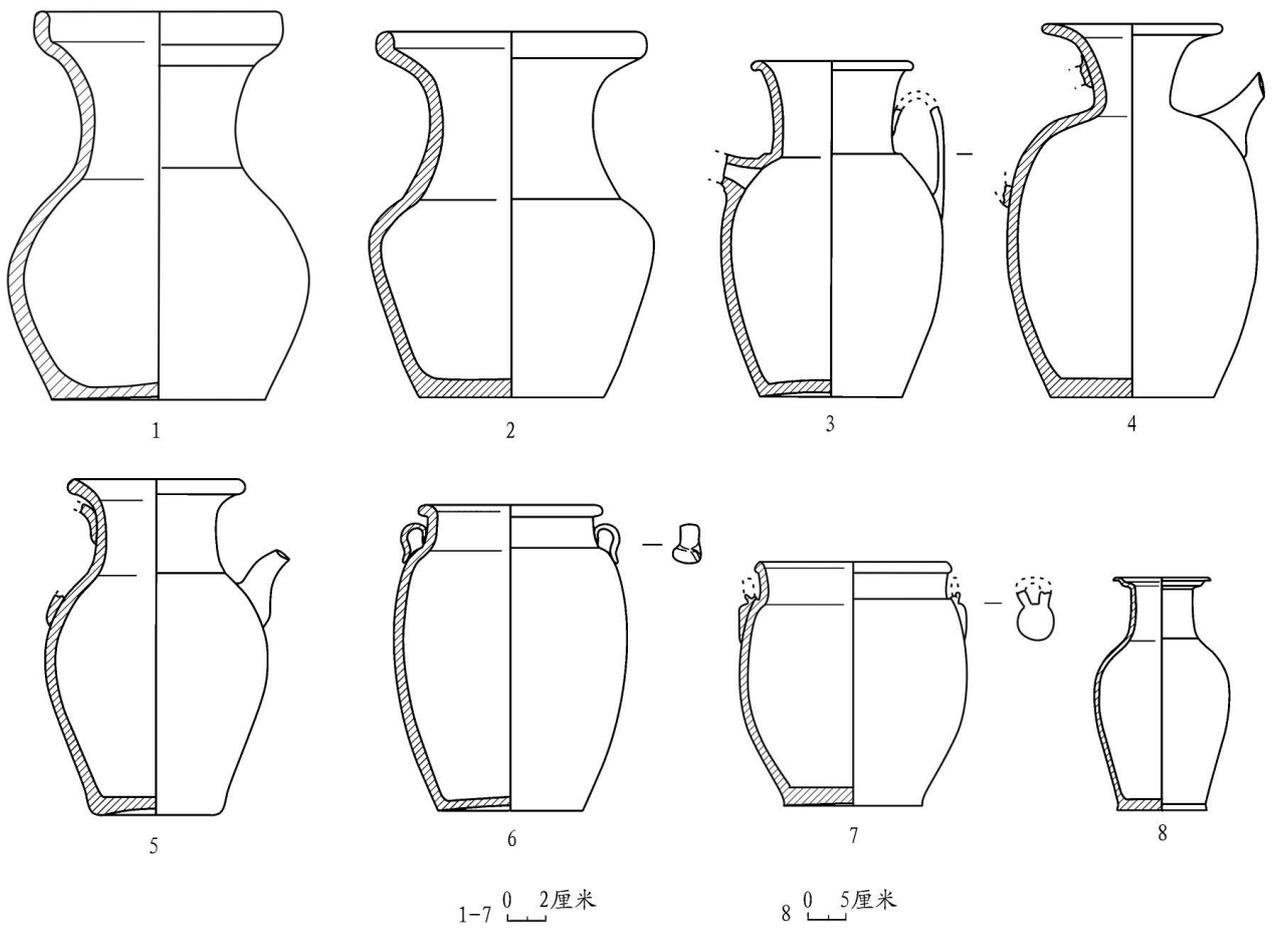
2.B型青瓷钵(M64:1)

瓷灯盏 4 件。根据底部不同可分为二型。

A 型 2 件。敞口，圆唇，斜弧腹，平底内凹，内壁一侧置一“桥”形耳。M3：4，内壁满施青釉，器表施半釉。口径 11、底径 5.4、通高 3.2 厘米（图七：4）。M49：1，内壁满施青釉，器表施半釉。口径 10.8、底径 7、通高 3 厘米（图七：5）。

B 型 2 件。敞口，圆唇，饼足，内壁一侧置一“钩”形耳。M49：5，斜弧腹，内壁满施酱黑色釉，外壁施半釉。口径 12.2、底径 4、通高 4.4 厘米（图七：6）。M52：4，斜弧腹，内壁满施酱黑色釉，外壁施半釉，釉脱落严重，釉下灰白色瓷土。口径 11.4、底径 4、通高 3.8 厘米（图七：7）。

陶罐 3 件。M1：6，泥质灰褐陶，浅盘口，圆唇，束颈，溜肩，圆鼓腹，大平底微内凹。口径 13.2、腹径 16、底径 11.6、通高 21 厘米（图八：1；彩插九：3）。M52：1，夹砂红褐陶，浅盘口，圆唇，束颈，溜肩，斜直腹微弧，平底。口径 14.2、腹径 15.2、底径 10、通高 19.6 厘米（图八：2）。M49：7，仅剩陶罐残片。



图八// 出土罐、壶

1、2. 陶罐(M1:6、M52:1) 3—5. 执壶(M2:2、M52:2、M52:5) 6、7. 瓷罐(M2:5、M52:7) 8. 盘口壶(M49:3)



3.陶罐(M1:6)

瓷执壶 3 件。M2：2，红褐胎，侈口，圆唇，卷沿，筒状颈，溜肩，鼓腹，平底微内凹，肩部一侧置圆形流（已残），对称一侧置曲柄与颈中部相连，柄呈扁条形，中间饰三条并列的刻划纹，未施釉。口径 8.6、腹径 11.8、底径 7.6、通高 18 厘米（图八：3；彩插九：4）。M52：2，喇叭口，圆唇，束颈，丰肩，鼓腹，平底，肩部一侧置圆形短流（残），对称一侧置柄与颈中部相连（柄已残不存），内壁口颈部施酱釉，器表施釉不及底。口径 9.2、腹径 13.2、底径 8.8、通高 20 厘米（图八：4）。M52：5，侈口，圆唇，束颈，溜肩，鼓腹，平底内凹，肩部一侧置圆形短流，对称一侧置柄与颈中部相连（柄已残不存），肩部饰一周凹弦纹，内、外壁施酱釉均至下腹部。口径 9、腹径 11.8、底径 7、通高 18 厘米（图八：5）。



4.瓷执壶(M2:2)

瓷罐 2 件。M2：5，斜沿，圆唇，短束颈，溜肩，弧腹微鼓，平底内凹，肩部对称置两个“钩”形耳，肩部饰一圈凹弦纹，施青绿色釉，内壁半釉，器表施釉不及底，腹部釉脱落严重。口径 9.8、腹径 12.4、底径 7.8、通高 16.4 厘米（图八：6；彩插九：5）。M52：7，侈口，圆唇，短束颈，折肩，圆鼓腹，平底微内凹，肩部对称置双系（已残），内壁满施青釉，外壁施半釉。口径 10、腹径 12、底径 7.4、通高 13.2 厘米（图八：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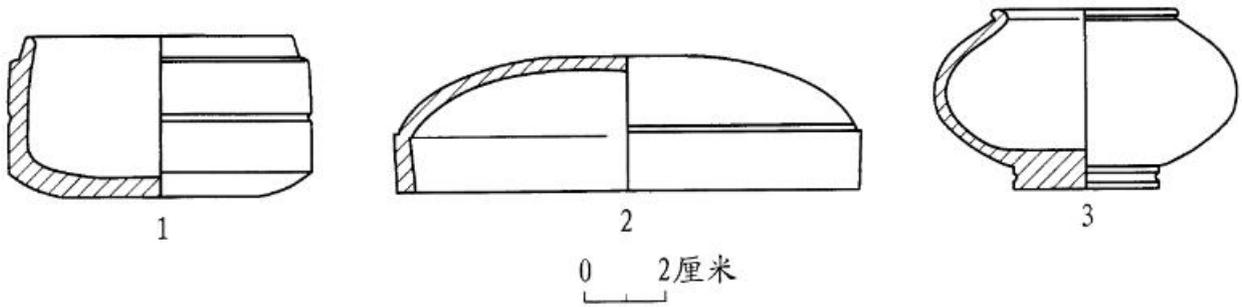
5.瓷罐(M2:5)

瓷盘口壶 1 件。M49 : 3, 矮盘口, 沿外撇, 圆唇, 束颈, 溜肩, 鼓腹, 平底, 内壁施青黄色釉, 器表施釉至下腹部, 釉部分脱落。口径 13.2、腹部最大径 18.3、底径 12、通高 31.2 厘米 (图八 : 8; 彩插九 : 6)。



6.瓷盘口壶(M49 : 3)

瓷盒 1 件。M3 : 2, 盖不存, 子母口, 微敛, 尖圆唇, 直腹, 平底, 腹中部饰一圈凹弦纹, 通体施青釉, 脱落严重。口径 6.8、腹径 7.6、底径 5、通高 4 厘米 (图九 : 1)。



图九// 出土盒、盖、盂

1.瓷盒(M3:2) 2.青瓷器盖(M1:1) 3.瓷盂(M4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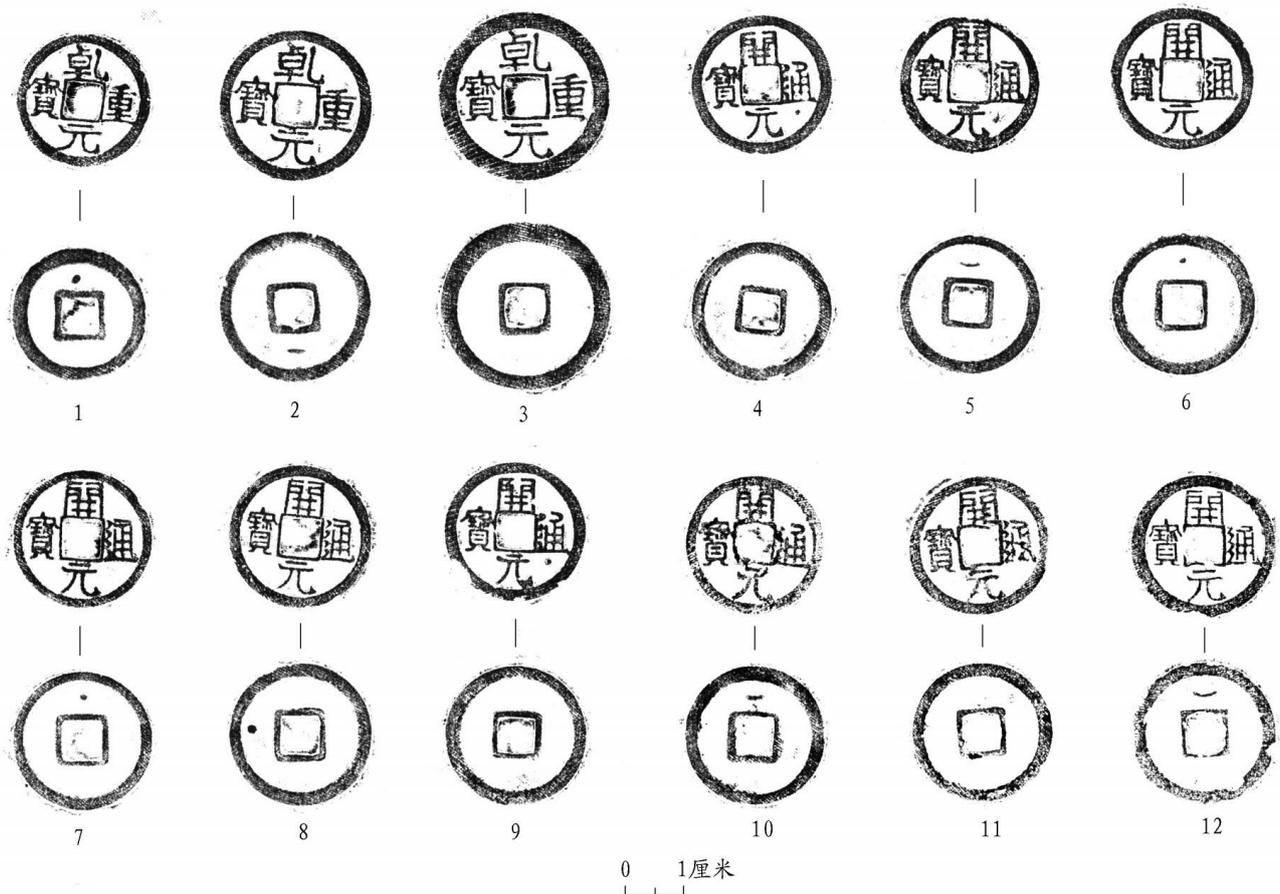
青瓷器盖 1 件。M1:1, 口微敛, 斜方唇, 盖顶隆起呈龟背状, 无纽, 盖顶边缘饰一圈凹弦纹, 通体施青釉。口径 11.6、通高 3.4 厘米 (图九:2)。

瓷盂 2 件。M49:8, 敛口, 圆唇, 溜肩, 圆鼓腹, 饼足, 内壁满施青黄釉, 外壁施半釉, 釉均已脱落不存。口径 4.6、腹径 7.4、底径 3.6、通高 4.5 厘米 (图九:3)。M52:3, 无法复原。

2. 其他

木质腰带残片 7 片。M1:2, 分两类。一类, 前圆后方, 穿带孔呈长方形, 位于方形一侧。另一类为方形, 穿带孔呈长方形。两种类型扣面均有圆形小孔。

钱币因为盗掘, 现仅有三座墓中出土钱币。M1:9, 12 枚, 均为开元通宝, 光背或背面有月纹。M49:4, 1 枚, 位于西墓室, 开元通宝 1 枚, 開字背面有月纹。M49:9, 104 枚, 有开元通宝 99 枚, 光背或背面有月纹或星纹; 另有乾元重宝 5 枚 (图一〇:1-9)。M64:3, 5 枚, 均为开元通宝, 光背或背面有月纹 (图一〇:10-12)。



图一〇// 钱币拓片

1—9.乾元重宝及开元通宝(M49:9) 10—12.开元通宝(M64:3)

玉佩饰 2 件。M49 : 10, 近圆形, 底面平, 上面微凸。直径 1.8、边缘厚 0.2、中间厚 0.4 厘米。M49 : 11, 为玉配件的残片。

漆器 3 件。M1 : 7、8, M4 : 3, 残留漆皮。

砖质墓志共 4 方, 均为正方形。M1 的墓志为 32 厘米见方, 厚 6 厘米, 其余均为 30 厘米见方, 厚 5 厘米。

M1 墓志。M1 : 3, 刻 13 行字, 字迹大部模糊不清, 且字体较为潦草, 保存状态较差 (图一一)。



图一一// M1砖质墓志拓片(M1:3)

唐故渤海郡吴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璿，字□璠，吴郡人也。其先吴山夫□，楚水名/家。昔□王□人，为□□之士探□，□君赋□，吟招/隐诗，弹琴树间，击壤林野。呜呼！公之积□，不□/□□。以乾符二年岁次乙未三月二日，病宿高育，□医/不纳，终于私第，享年五十六。以三年岁次丙申正月七日，窆于□□乡太平里间江山北，祔先人堂，乃将先妻合葬焉。□□有三男三女，长男曰□，次曰登，次曰约，皆雅量。三女/未笄。呜呼！公之一门多为领袖，生有□□之□，没归□□之□。/其词曰：公之寿□，五十有六。

M49 墓志。M49:6, 砖质, 保存较差, 楷书阴刻, 字迹模糊不清, 仅能依稀辨别少量。第一行为“唐吴”二字, 以下不清。第二行为“夫人名妙”以下不清, 后文基本不可辨认。

M64 墓志。M64:2, 出土时已破碎, 字迹无法辨识。

四、几点认识

1. 墓葬年代

根据墓志可知, M1、M2 的墓葬年代较为清晰, 为晚唐乾符年间。其余六座墓葬虽然没有确切的纪年, 但是墓葬形制均与 M1、M2 相似, 且排列整齐, 应是同时代的墓葬。

2. 墓葬形制

这 8 座墓葬均属船形砖室墓, 特征是形制、结构简单, 船形平面狭长, 甬道消失, 不见排水沟和砖砌棺床, 墓壁采用“三顺一丁”或顺砌。这些特征更接近北宋时期的浙江省海宁县东山宋墓 M2、M3^[1], 不同于晚唐时期的浙江省余杭闲林唐墓^[2]。但在墓壁砌砖方式和墓室顶部的起券方式来看, 又体现了晚唐时期的特征。以往对于船形砖室墓的分期^[3]就是根据结构特征兼及随葬品, 将晚唐—五代与北宋时期分为第三期和第四期。从胥山湾的这批晚唐墓葬来看, 最大宽度基本处于中部, 后壁不外弧, 墓壁顺丁结构, 直棂假窗盛行, 所用墓砖为长方形砖, 以素面为主, 部分仅在一侧模印单个文字。这些特征符合晚唐时期即第三期的特征。但是甬道消失, 后壁平直, 砖砌棺床、排水沟已不见, 这些又是北宋时期第四期的特征, 说明该处的船形砖室墓, 正处于第三期向第四期过渡的变化时期。

这批胥山湾船形墓的形制特殊, 且有明确的纪年, 可以为船形砖室墓的分期标准提供新的佐证。

3. 器物特点

因 M1 与 M2 出土了乾符年间的墓志, 可以明确这两座墓的年代。其余没有确切纪年的船形砖室墓中 B 型碗均是圆唇、敞口、沿部略内敛、斜弧腹(或略直)、玉璧底、内壁满施青釉、外壁施半釉等特点, 形制几乎完全一致。釉色也较为接近, 可能出自越窑。M2、M52 的带耳瓷罐短束颈、溜肩、腹微弧鼓, 特征几乎一致。此外执壶壶身较高, 具有唐晚期的风格^[4]。纵观此次发掘的 8 座墓葬器物均有类似风格特征, 同属于晚唐时期。

4. 墓志及墓砖铭文中所见墓主身份

此次出土的墓志中 M1、M2 的墓志相对清楚, 表明墓主分别是唐乾符二年(875 年)去世的吴瑾和乾符五年(878 年)去世的吴姓族人, 墓志中未提及墓主有官品, 随葬品以一般的陶瓷器居多, 此外从 M1 出土墓志中出现的“吟招隐诗, 弹琴树间, 击壤林野”等句子, 可以判断吴瑾是未入仕的平民。至于 M49, 写明“夫人名妙”, 应是一方女性墓志。

M49 墓志中既有“唐吴”字样, 也有“吴墓”铭文, 未出土墓志的墓葬中均有“吴墓”的墓砖铭文, 由此可知这 8 座墓葬均是吴氏家族的平民墓葬。

M1 的墓志铭中有“祔先人莹”, M2 的墓志铭中有“□窆先坟”, 所以 M1 与 M2 均是与同一家族葬于一处。从布局上看, M1—M4 并列成一排, 其余 4 座墓葬位于南侧, 也并列一字排开, 每一排相邻墓葬之间的距离基本相同, 墓道方向基本一致。从墓志中记载和这些特点判断, 该处是一处经过规划和布局的晚唐时期的吴氏家族墓地。

5. 墓志中的吴氏郡望考释及迁徙记录

M1、M2 出土的墓志中所写的“渤海郡”、“濮阳郡”均是吴氏的郡望所在，其中 M1 另注明墓主本身是吴郡人士。这与唐代中后期墓志中普遍出现郡望的现象相符。“唐中后期题书郡望现象的普遍与士族迁出原籍葬归新贯的社会风气紧密相关，同时也受标榜门第的社会风气影响。其本质是魏晋崛起的士族政治社会向宋代以后的官僚政治社会变迁的世俗反映。”^[5]所谓郡望，基本的意义是指原籍的郡名。而吴姓可追溯至泰伯，江南地区将泰伯奔吴视作吴氏肇始，至唐代主要可见有“渤海郡”、“濮阳郡”两处郡望。早至魏晋时期还有陈留、济阴等吴氏郡望^[6]，至此已较罕见。

唐显庆二年（657 年）《故吴府君墓志铭并序》^[7]载，“公讳素……冀州渤海人也。泰伯至口以开基，星分斗牛；延陵鸣谦以仗信，剑挂松枝。无得而称，眇清源其难溯；门传季子，允时望于如仁”。唐开元十二年《大唐故吴君墓志铭并序》^[8]：“君讳善，字积善，江南渤海人也，周大王之太子太伯之后。隐居吴越，三让不奔；名流卫魏，九德该备。”据这两方墓志铭所载，墓主吴素及吴善，一居洛阳，一居滏阳（今河北磁县），但均于墓志中写明自己的郡望为渤海，并注明渤海吴氏是太伯后人，并自认是延陵季子的后代。

至于濮阳郡望，大和四年（830 年）的《唐故奉议郎试洋王府长史濮阳吴府君墓志铭并序》^[9]中：“府君讳达……濮阳人也。其先与周同姓，文王封太伯于吴，至武王始大其邑，春秋之后，与为盟主。及越灭吴，子孙奔散，或居齐鲁间，因为郡之籍氏焉。”开成元年（836 年）的《唐陕虢都防御押衙朝议郎试抚州司马上柱国冯夫人吴氏阴堂志》^[10]中：“夫人讳碁，姓吴氏，濮阳人。周太伯以让奔荆蛮，荆蛮人义之，遂立于吴，宝夫人之得姓焉。西河守起、长沙王芮、大将军汉皆夫人之累祖也。”由这两方墓志可见濮阳郡望的来源为吴王阖闾之后，且有战国吴起、西汉吴芮、东汉吴汉等濮阳吴氏后人。

胥山湾晚唐吴氏墓群包含了渤海吴氏和濮阳吴氏两支吴氏家族，两个同姓却不同家族葬于同一墓地内，这种情况也是较为罕见的。

从《唐代墓志汇编》中的吴姓墓志来看，多分布在河南，且多在洛阳，亦有京兆、青州、南阳等地，南方仅有扬州、苏州、乌程等 4 处。且从年代看，分布于南方的均是元和、大和、咸通、光启这些唐代晚期的年号。吴氏的一些家族可能在唐晚期进行了南迁。

据《吴氏统谱》记载，最早生活在无锡阖江的吴姓族人是南宋年间从常州迁来，此次发现的墓志可知，在唐代即有吴氏家族生活于此，并非从南宋才开始在此生活。

6. 墓砖铭文“吴墓”（彩插七：2）

墓砖带有铭文是砖室墓墓砖的常见现象。根据胥山湾晚唐墓群的墓志可得知，该处墓葬是吴氏的家族墓地，所以墓砖的铭文“吴墓”可能是在烧造时就标明，用于吴氏家族墓地的墓砖。

无锡地区的唐墓发现较少，此前有陶典村和寺头沈巷两座唐墓出土^[11]，按品秩应是下级官吏。此次胥山湾晚唐吴氏家族墓群，属晚唐平民墓葬，且墓志有明确纪年，注明郡望，还有表明家族姓氏的墓砖。无锡是吴姓的发源地之一，在胥山湾所在的阖闾村即建有吴氏宗祠，族谱记载吴姓发源于此地，后外迁，至宋代方迁回该地。此次发现的墓志有明确晚唐纪年，将吴氏家族回迁至无锡的历史从南宋提前到了晚唐，对于研究吴氏家族迁徙历史和唐代吴姓郡望有重大意义，为地方志研究、吴氏宗谱研究、无锡地区晚唐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南方地区船形砖室墓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领队：刘宝山

发掘：邵栋 韩翀飞 宋学旺 杨瑞 刘宇飞等

绘图：杨瑞 宋学旺 刘宇飞等

执笔：邵栋 刘宝山

参考文献：

- [1] 海宁县博物馆：《浙江省海宁县东山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
- [2] 牟永抗：《浙江余杭闲林唐墓的发掘》，《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 [3] 傅亦民：《论长江下游船形砖室墓》，《南方文物》2005年第1期。
- [4]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20页。
- [5] 杨向奎：《唐墓志题书郡望的增多及其原因探析》，《新疆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 [6] 吴庆：《魏晋时期的吴氏郡望》，《寻根》2014年第4期。
- [7] [8] [9] [10]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1、1299、2117、2171页。
- [11] 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发现唐墓》，《文物资料丛刊》第6期（1982年）。